

三次開刀記 (三)

陳廣沅

呼天不應呼地不靈

原來和我太太同住醫院同一病房者是一黑人，她住靠窗一床。黑人出院後，即將太太搬移靠窗，地方較寬敞，而朋友家屬所送鮮花亦有地方擺。空床上來一白女人，亦係胯骨開刀者，她說八年前摔跤跌破至今纔開刀修理。八時半回家休息。

十月一日星期三，晨有大霧，八時半到醫院，骨醫已來看過，無事。陳醫來談，謂一切順利，左臂又用熱毛巾包紮，據說係輸血所致，十時許太太去健身房扶架試試走路。

陳立夫先生夫婦來探視，坐許久。陳夫人亦曾有胯骨開刀事，歷時已有一年多，走路已很正常，不過天陰略有疼痛不適。

十月二日星期四，太太上午在健身房，用扶架走四十步；下午又走八十步甚好。斯密氏骨醫，告我謂：「夫人傷口已癒，可於下週出院。」下午與陳醫商議出院事，余告以即時回家，太太行動在在需人，而我每日要做飯打掃購食物等，老年人不能勝任，最好在院中多住幾天，俟

太太精神好轉，能自己招呼自己就好，他說，此醫院容量不大而四圍人口增加太多，以致有人候醫院床位，故在院病人如病勢不重者多請早日回家。如因人照顧病人，則有兩個辦法，第一，移住療養院，此院有護士但無醫生，各病人自己醫生可以進內醫治，費用較小，本醫院有自辦之療養院一所在附近，其管理權由本醫院自掌，其飲食亦由本醫院兼管，甚為舒適。第二，直接回家，由醫生出診單招呼「巡行護士公司」Visiting Nurse Corp. 每日派或每隔幾日派一護士來做醫護工作，又可由醫生出單招呼「管家公司」Home Makers Inc. 每日派一管家婆到家中來替病人做飯、洗身、鋪床、洗衣、換衣、吸塵、抹灰等一切家庭工作。每日來半日或全日。每星期來五日或一日均可，所有費用都可由老人保險代付，自己不用出。我說等我商量商量再說。

回家與兒女商量，咸以為先到療養院住些時，等精神好了再回家。此療養院即在醫院左邊，如果移住，則我仍每日跑來跑去實在累得很，最好在耕德園左近有一療養院就好了。有人說那邊有一個「養痛院」Carvallescent Center 亦

收住病人及老人。我次日即到院參觀，蓋一新造病院佔地甚廣，內面佈置一新，共計二層樓，有飯堂有休息室。病房每兩人合住一間，每日費用卅餘元。有正式護士一人值班，其下有學習護士多人侍候病人，其不能自動飲食或自己洗身者，咸由學習護士代辦。房間非常整潔。離我住處開車約五分鐘，我覺如此之近再好沒有，以後即由陳醫代為進行，約好太太出院後即移居鄰近之療養院。

十月十日星期五，我叫救護車十時到院搬家，屆時陳立夫夫婦及自己子女來接太太出院，大家非常高興，十一時許到達，此院正式名稱佛蘭克林療養院。到後即分派二樓四四號房。兩、三位學習護士來辦入院手續，將所有衣服皆寫有 CHEN 字樣，據說有人偷竊，又將所有日常之藥、胃藥搜去，謂非本院醫生所用藥方不能帶入。本院醫生每星期來巡視一次，病人自己醫生不能入院，又親友探視每日三時以後方得入院，十時出院。我叫每飯必送入房間來吃，太太不能去飯廳。當日中午、晚飯皆送來還不錯。同房者為一既聾且瞎之老太太，一切事皆能自理，全靠

手摸。她不要人幫助，人亦不幫助她。她自己弄好床自己睡覺。太太呼疼要疼藥，我去交涉，非等本院醫生來不可，醫生何時何日來不得而知。電詢陳醫生，他說這個療養院出乎他醫權以外不能過問，愛莫能助。當晚與管事人商談毫無要領，言談行動似非上流人物。當晚祇得回家，次晨與陳醫生電話商量打算回家調養，但請招呼護士每星期來兩次，並招呼「管家公司」派人每日來四小時，每週來五日。

十月十一日星期六，陰雨。候至下午三時入院，太太一見，淚流滿面，稱晨起被學習護士扶入小間，以水沖面沖頭沖身不由自主。早飯、中飯皆由她們搬入飯堂吃飯，搬時用一種圓凳，凳底有四小輪，坐上去即由學習護士一推，聽其自滾，幾乎跌倒，呼叫不應。吃飯時同桌者皆老病者流，不用刀叉即用手抓吃，實在住不下去。同時傅方兒夫婦亦來，聽後大發其火，與管事者大鬧，隨即要搬走。管事者開帳來，付兩日房錢經簽字放行，到家後自有疼藥及其他藥吃。可是一切事都由我做，兒子媳婦女兒女婿都有家事自己忙不過來，何暇來幫忙。所謂護士管家都因週末不來工作，真是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祇得勉強掙扎。

(三) 記刀開次三

以後每日侍候太太下床，洗面，將早飯送到床上吃，又侍候洗脚抹身等，真是不勝其任。後來到十月十四日星期二，護士方來診治打針，到十日後十月二十日星期一，管家的來，係一位黑中年女人，我帶她看完太太，領看各間房，並告以應做各事：(1)換被單(2)洗淨桶(3)吸塵抹灰(4)洗毛

房(5)洗廚房(6)倒垃圾(7)上街買菜(8)做一頓午飯。並給錢先叫她買菜做什麼菜。以後各事皆由她自己做，甚順利，蓋彼等皆受過訓練，知道如何做，那我才得做自己事，自己休息。如是找她做了五整天幫忙。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換了一個新的管家來，仍為黑人，但甚年輕，又須將應做之事教與一遍。四個禮拜換了四位。護士每週來兩次。後來醫生又派健身護士來教太太運動，每星期二次，以六個星期為限。護士每週兩次者，凡六個禮拜，以後每週來一次，一年不輟。

太太自回家以後，由護士、管家及健身護士幫忙，每隔三、四星期去看陳醫，每隔六個禮拜去看骨醫，都說有進步。太太到十二月終於捨去扶架，用拐杖走路，過了年，偶爾不用拐杖亦能單獨行走，但左腿仍疼，並未能復原。直到撰寫本文時為止，太太仍天天做運動，走路仍未如常，天陰仍喊腿疼。計時已離開刀十四個月，不知何年何日方能真正如常。回想一時高興要作長途飛行；能得快樂不足十日，樂極生苦所得苦痛，竟至四百日而不輟。以後如全部復原，仍有此興趣作長途飛行否？余不敢再嘗試矣。

病好再看看後又發

胃病是小毛病，是政治病，沒有什麼關係。這是我五十歲以前對於胃病的認識。五十歲以後住在香港有時胃痛或覺有胃氣，先找李醫照X光，照了一張，沒有找出什麼毛病，後找田醫，他診斷是胃病要打一套針，就好了。他再三告誡不可多吃，年紀大了，胃腸不健，不能多吃，吃得

愈少愈好。他問我早飯吃什麼，我說：一個蛋，一杯咖啡，一塊土司。他說：「你吃得太多，比我吃得多！要減減！」六十歲以後到了美國麻省一個小村「愛爾」Ayer中學教書，頭兩年尚好，以後常覺胃痛，痛的時候覺得那個痛點會移動，先在左邊胃部，走到右邊，再走到背後，又走到兩肩。在講堂上講書時，胃痛忽然來了，那就手脚發冷，渾身沒勁而且頭暈眼花，不能動彈，非坐下休息，讓它痛過了勁，然後又漸漸恢復。那時我還沒有車，下課走回家，有時在走路中間忽然發作，祇好慢慢走，讓疼痛揮發了它的勁，也就好些。回家就躺下弄熱水袋放在胃部，比較舒服些，漸漸也就好了。當時我的醫生叫 Mc. Lean 是小醫生的姑父。他叫到醫院照X光，後來報告說有胃潰瘍 Stomach Ulcer，配了些藥叫我每飯必須細嚼，以後好好壞壞倒沒有被他整倒下來。一九六三年，六十五歲了，美國東北部來了亞洲熱，就是一種流行性感冒，傷風咳嗽，惡寒發熱，那位老醫生就配藥叫吃，並叫每隔四小時吃四粒亞司匹靈，吃得渾身沒勁。稍稍好一點就回校上課，實在沒力氣。正在這時候揚州同鄉，中學同學，老友葉秀峯兄自臺北到波士頓 Boston 來，順道到鄉下來看我，我實在無力勉強陪他看看四鄉風景，並到左近羅斯福總統所畢業之中學參觀一遍。幸那時胞弟廣湘正在哈佛大學圖書館做事，就由他陪葉先生玩了一天。太太精神甚好，一人辦菜待客，我簡直不能幫忙，渾身軟癱了。以後幾天上課，講幾分鐘即氣喘，四肢無力。有一天晨起下雪，下了一天，我上課就

像「挨磨」一樣，很容易下課回家，次日仍下雪，我想告假一天，那知道六時半校長來電話謂今日無學課（每有大雪，路不好走，即放假，但以後須補）大喜，能在家休息一天再好沒有了，以後不適者有十幾天。這是三月間的事。

四月二日星期二，上午尚好，下午兩堂課時頗覺不適，但胃並未大痛，大概坐得太久，心煩了。下課回家休息方好。四時後看卷子，壞學生的卷子越看越生氣。胃大痛，並大吐，吐後較好，好後再看，看後又發！

四月三日，星期三，下午回家照常吃點東西休息。不過今天休息再休息仍無精神，五時半略將微積分教科書看看，但不到六時又累。六時吃飯，飯後即不愛動，看電視新聞。此時到書房看卷，不到半小時即畢。七時半上床躺，覺腹部漸漸充滿，不知何故。八時半如廁，大便急流而下，同時口吐黑色水物，登時幾覺暈去，急電話樓上房東，我有急病須請醫生。一小時後醫院醫生哈瑞士 Harris 以救護車來。他到毛房一看，說拉的吐的全是血，黑色物即血！隨即把我抬上救護車送入醫院。其時我的老醫生正休假去，由其內侄小醫生 Dr. Bert Hopkins 診治，他隨即輸血，我當時已暈得無甚知覺，聽其擺佈。

四月四日，星期四，晨小醫生來又輸血，共輸一千CC，叫我躺着不要動，我就半睡半醒，躺一天，倒不覺有什麼病痛。

四月五日，星期五，晨起甚佳，吃蒸蛋白，午吃一茶匙橘子味「吱囉」Jello，吃時即覺不佳，應即隨時吐出，不知如何竟吞下去，以後即不

適，十二時吐血兩大盆，又趕緊輸血一千CC至晚八時方完。

四月六日，星期六，有許多同事送鮮花，許多同學送卡，下午小醫生來說大概血已不流了。

三名學生慷慨輸血

四月七日，星期日，許多人探病。有沙律夫人 Mrs. Sarr 者日本人，其夫為歐洲人。在附近軍營為男護士，我晚上到軍營教數學，他是我的學生。夫人在小醫生診所為護士，今日為我抽血驗血。他們夫婦對我甚親熱，有時請我出去野餐，我莫名其妙。今天來，她說我像其生父，每見我即想念其父。今日傷心甚，大哭一頓。她說老醫生 Mc Lean 為人卑鄙，對有色人種有歧見，並對無錢者不理！她見我在他候診室等三小時，她生氣。她勸我換小醫生，小醫生好！我姑妄聽之。但覺小醫生熱心對病人有同情心，不像其姑父老醫生之冷水水地。我喜歡他！此次在無意之間換了他，自感幸運。

四月八日，星期一。晨五時醒，飲牛奶一杯。七時半抽血檢驗。八時，小醫生來吩咐護士：(1)飲食照胃瘡食品單 Ucer meal, (2)灌腸, (3)洗頭髮。說大概不致再出血，慢慢引你走上健康之路。九時老醫生 Mc Lean 來，我對他說：「你不在家我死去兩次，小醫生救活我兩次，我以後要他做我的醫生了！」他說：「好罷，就如此辦！」

早飯，麥精粉 Cream of wheat 約二茶匙，泡一杯牛奶。如此而已。住醫院四天，此為第

一次的飯。然後洗面刮鬚。十時一刻灌腸，三刻完成。灌出三大桶，盡是灰黃色的舊貨。腹中空虛，人累，一小時後方較適，真吃力。

中飯，甜的蒸蛋白一個 Custard，晚飯芹菜濃湯一個。

四月九日，星期二，晨五時醒，六時起，七時半日間護士來，八時醫生來。小醫生說：「看情形，這胃瘡非割去不可！現在不割，將來還是要割。與其日後割不如現在割！」等我想想！

下午小醫生父親 Edward Hopkins 來談。他白髮紅顏，精神奕奕。他說，他的父親也是醫生，曾留學維也納一年。他也勸我割胃瘡，我說等我的兒子來商量再說。

連日送花送卡者甚多，昨今兩日親來探視者漸多，區教育長、校長、教堂牧師，學生家長等。其中有校長秘書來說本月五日醫院消息說要你這種型血一千CC，結果有三個學生自告奮勇去費茨堡 Fitzburg 醫院中取來，「可見您的人緣甚好」云。

今日稱體重為101磅失去十九磅。

四月十日，星期三。今日已住院七日，情形較好，至少胃已不流血。醫生叫安心靜養，飲食祇能吃易消化食品。心中所記筆者為太太一人在家如何應付。後來二女自費城飛來，每日陪太太來院並在家做伴，我始放心。

以後住到四月十八日，星期四，方放回家，共住十六天。在院時飲食方面管制甚嚴，其初每

日六頓略如下：八時早飯：土司一片、小米粥二湯匙，牛奶一杯。十時，中頓：煮糖心雞蛋一個、土司一片、牛油一片。十二時午飯：鹽餅干二片、山芋泥一大團。四時，腰頓：煮雞蛋一個、土司一塊有牛油。六時，晚飯：蘆筍盃、吐司一片、牛奶為主，無肉食。

四月十四日，星期日，耶穌復活節。今日開始吃火鷄，以後數日吃烤鷄吃烤牛肉、牛肉餅等。到放行日小醫生謂現在紅血球已佔百分之三十五情形穩定。回家後飲食完全照醫院所給准吃，食品單上煎炸酸辣都不許吃，每日每隔兩小時吃牛奶或牛酪一小盃，二兩或四兩。一星期內不許上課。六星期後照X光如胃潰瘍 Bleeding Ulcer 未好，則必須開刀云云。並給小冊子兩本囑讀。

四月十八日，星期四，太太及二小姐擲英來院接我回家。次日二小姐搭公共汽車去波士頓改乘飛機去費城。一場大病真是死去活來。在家休息時就將小醫生所給小冊子翻閱，原來都是講胃潰瘍病之起原及醫治方法的。

原來胃潰瘍是酸造成的，胃酸是鹽酸，化學上三大酸類之一，他消化食物非常有力。有的人胃酸太多，消化食物後尚有多餘，它無食品可侵蝕，就侵蝕胃壁。胃壁組織甚為強韌有力，不易損壞，但如胃酸且且而伐之，則胃壁最弱之點就被啃薄。啃到有神經地方就疼，啃穿了血管就出血。出血如停止不住就有生命危險；所以胃病是尋常事：胃出血，就是胃潰瘍，那就有送命之可能。如果胃疼就是胃酸已破壞了胃壁所以不能吃粗糙食物及煎炸酸辣等食品，因為他們會摩擦或

刺激傷口，更增疼痛或更加破損。肚餓就是到吃飯的時候而未會吃飯，胃酸按時放出，它沒有食物消化就消化胃壁，就不舒服就疼。所以工作繁忙的朋友不能按時吃飯往往會有胃疼胃不適的感覺。另外一種原因是人們發愁及發悶的時候會刺激管理胃酸的神經而放出胃酸，這胃酸並無食品消化就消化胃壁致發胃疼胃不適致胃潰瘍。根本治療胃潰瘍的辦法就是動手術。如不用手術就專心管制食品而以牛奶牛酪為主要食品。同時不多用心思，不發脾氣，不多愁善感，萬萬不能緊張。每隔一、二小時飲一些牛奶，據說牛奶是中和胃酸的，同時他將胃傷口淹住不讓胃酸靠近（此說不甚靠得住，牛奶如何能定居一處專門包圍傷口呢？）。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能吃亞司匹靈，如

吃了就會刺激傷口太甚而出血。如果傷風必須用代替品！那個老醫生為何叫我每四小時吃四粒亞司匹靈呢？如果他知道，他有意要我的命，他如不知道，他是庸醫。我幸而辭掉他，否則也許他要我的命。我熟讀此書後，我就如法泡製；我的死腦筋總以為人身各機件總以原來的為好，如果割治了，就破壞了原來機件的平衡，總不十分好，能不開刀最好。傷風時用 Bufferin，那是亞司匹靈外邊有鎂鋁水化合物包住的，後來有 Tylenol 就完全沒有亞司匹靈了。

流血不止祇好開刀

六個禮拜後小醫生叫到醫院照X光，據報告胃傷口已縮小，其他部分均好。體重增為一二五磅，收回了已失的十九磅並增加了六磅，弄得衣

褲都要放大。血份已增百分之四十五，精神甚好，喜歡得要飛。自然談不到開刀割治了。這一場危機總算安全渡過。

以後又住過三次醫院，三年後一九六六，十二年後一九七五，十三年後一九七六。每次出血都在三、四月間，照醫書說亦以春秋二季發胃潰瘍最多。末了一次竟將胃臟一半割去。且等我慢慢說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星期日，腹痛如絞，從來沒如此疼過，急電小醫生請破例在星期日到家來診視一下，他來了，摸了一下，他說：「先打一針止痛，明日住醫院檢查！」我說：「我到醫院檢查就是，何必住院？」「檢查要預先打針吃藥照X光，非住院不可！」他說。

十月三日，星期一，進醫院大檢查，當晚洗腸三次。

十月四日，星期二，晨照X光。午後小醫生來報告，胃痛未增加，今晚再洗腸明日再用X光照膽石。次日無消息。

十月六日，星期四。小醫生來說：「心肺都無病，但有膽石，胃病在X光中與三年前所照者同。膽石將來也須割去，現在無慮。」

十月十日，雙十節，星期一，回家遵醫囑多吃牛奶以治胃，少吃油以防膽石。以後數年小心飲食多喝牛奶，倒也安靜了好多年。

一九七三退休後，我們搬到紐澤西耕德國園住，找到中國醫師陳丙子大夫，請他檢查，請他開方。他叫每天吃三次 Maalox（鎂鋁水化合物）液體，每次吃十CC仍忌吃酸辣食品。一年無

事，一九七四年也一年無事。自己覺得幸運，但每隔四個或六個月照X光一次看胃潰瘍尙無好轉，都說傷口縮小，未轉壞。甚為放心。一九七五中國新年，不無放肆，到中國館吃中國飯，又未免嚐嗜辛辣食品，又未免吃得太多。於是乎出了亂子，那年元旦是二月十一日，當年精神甚好，於是趕出了幾本書如「談談易經」之類，又勞了點神。

三月十九日，星期三，晨起吃飯照常，大便甚為順利，又長又多；擦時一看方知是漆黑的，大驚，蓋大便黑色即腸胃出血也。急取少許自己開車到醫院急診室求分析，不久報告來，完全是血，醫院醫生不放行，並通知陳醫生到來，於是住院十一天細說如下：

三月二十日，星期四，取血一玻璃試管，又用電氣心臟查驗器檢查。九時小便深黑便甚多，十二時仍多；下午三時小便黑色較少，七時仍有，十時仍有，陳醫說：「如流血不止，只好開刀。」下午七時至八時腹痛如絞，護士給藥，居然制止。

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克拉克醫師來，Mr. Clark 他是胃內照鏡專家 Gastroenterology。他用小鏡裝有小電燈，插入胃內，詳細檢查胃內情形。今日早晨有護士來打兩針，我即昏昏睡去。中午醒來克拉克先生坐我床邊，說胃潰瘍祇有一個安豆大，不嚴重；但出血時無論大小都很危險，因為血管有漏洞，血將流完而致人於死命。幾次小便都無黑色，陳醫大喜。下午太太來，三子女都送花，二兒亦由西海岸來電話問好，並送

花。當日所吃飯菜皆素食，且甚少。

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六，大便嫩黃色，陳醫甚喜，謂已不再出血矣。以後數日都好，陳醫不再談開刀。克拉克來談，此病仍宜小心，並勸開刀斷根，余笑領之。我心裏想，一九六三年我在麻省發病時，上吐血，下瀉血，沒有開刀也好了，並且過了十二年安靜日子。此次祇因大便黑色，胃裏小小出血，沒有什麼大了不得，不理，仍照我的老方法，飲食小心，每日多飲牛奶牛酪，並吃三頓鋁鎂水化物即可。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六，十時回家，一切都好，心情甚佳。

以後四月間休息一個月。即漸漸開車出遊，五月同太太開車去華府看朋友參觀等等。八月去西海岸已在上文說述。一九七五年變成遊歷年。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又來一次上吐下瀉的大出血！

四月七日，星期三。上午甚好，看報閱書。十時護士來代太太打針，下午午睡起來甚好。到廚房做什麼的，無意之間將洗碗肥皂水碰倒，滿地是肥皂水，清理後忽然高與拖地板，拖後大累，脈搏跳到一〇〇以上，休息片時較好，忙晚飯，不行，又睡半小時較好，太太自做飯自吃。並代我做好泡飯，我無胃口亦無精神吃。七時半吃泡飯半盂。我就怕胃要出血，不敢多動。吃後到洗澡間，坐便桶上試拉，不得。但覺胸口飽悶有嘔吐模樣，試以手指探喉，一探便吐，吐出滿口鮮血。三探三吐，人軟弱甚，隨即電話叫救護車。並通知子女叫三小姐晚間來陪媽媽。十分鐘內救護

車即到，有兩個大漢一位女士，忙着我用擔架抬入救護車向普林斯頓醫院駛去。此為本村慈善事業之一，每年每家出十五元維持費，所有服務人員皆係本村居民每月盡義務一日，所以那地方每日廿四小時有人值班，隨叫隨到。

七十八歲吃不消了

九時許我到醫院急診室即由當值醫生照管，有三個學習醫生工作，這三位毫無經驗叫我受了大罪。第一，他們要檢驗胃內有多少血，並證實是否仍在流血，方法係用細橡皮管由鼻孔插入經過喉嚨食道而直達胃腔。他們三人就用死力將我扳穩將膠管向鼻孔用力直穿，疼得要命，大聲直喊，他們還是拼命向裏塞，塞到底後就用吸水機將胃水抽出，胃水始則深紅，漸漸變淡。第二件事是用管抽小便，因為胃出血時，病人不能動作，須用管伸入小便管內，讓小便自己流出；挿管入小便時，這三位大爺又如殺豬一樣硬將管子伸入，結果將皮捅破流出血來；真正該死。我入院幾次小便挿管無如此受罪者。十一時許陳醫生來，即送入特別護士間。在此間內每個護士祇管一個病人，頂多兩個。她的房間與病人房間有一個大玻璃窗，她隨時看見病人，如有異動，她就隨時過來。我到此間後，就開始輸血。小便時有劇痛，我即將膠管抽出，護士看見了，又要伸進去，彼此爭吵。後來來了一位當值女醫，她自己來看，又慢慢將管子裝進來，一點不痛。有無經驗，大不相同。

特別護士間除親人不能入內，當晚祇有二女

婦進來看了五分鐘，我那時候昏昏迷迷懶得說話也懶得動作。

四月八日，星期四，陳醫生來看並說一切已穩定，大概血已止住云。中午，克拉克醫生來又用探視鏡入胃檢查，據稱潰瘍傷處仍為一小點，如豌豆大，現時已不出血云。又輸血兩袋。

今日小便甚難，出來亦有血，此為昨日三位大爺亂插所致。所出血與胃無關。

四月九日，星期五，陳醫生來說一切已好，血壓二三〇／七〇，紅血球所含蛋白質Hemoglobin為一一·一（正常為一二）。血份中所含紅血球 Hemocrit 為三一·九%（正常為三五%至四〇%以上）今日可移住普通病房。

四月十日，星期六，住入一三八室，鮮花及問病卡，源源而來，太太及子女亦常來探望，在特別護士間 Intensive Care Unit 不能有鮮花及問病卡，到此耳目一新精神一振。

以後數日即在病房養病，吃的漸漸加多加好，運動亦加多加力，人亦漸有精神。於是乎醫生們就加緊說服開刀。我真無意於此，現在我對此病之調護已經經驗豐富，因為已經三次出血三次醫好，好後並無痛楚，何必一定要割。

先是陳醫生輕描淡寫地說一兩句「還是割去的好，一勞永逸啊！」專家克拉克說：「傷口雖小，但他還存在，他可以隨時隨地惡作劇，割去為佳。」後來院內外科主任闕德勳先生 James Chandler 來談，他說：「動手術，好！」我說：「天生的東西好，動手術則失去自然的平衡，不好！」他說：「手術是幫助自然除去病理而恢

復生機！」「我不信！」

後來三位同時來，克拉克說：「你這一次飲食十分小心，也未嘗生氣，但他仍出血，足見小心也不能阻止！」闕德勳說：「牠隨時隨地可以出血，萬一你開車在半途出血，你軟了，你暈了，誰也不知道你生大病快死，打電話，無電話！叫人，沒有！你怎辦，等死？」啊，我驚了，我想這真危險了！我心已被說動，但仍說：「七十八歲了，開刀，吃不消！」闕醫生說：「年紀大，無關係，我包，無危險！」「等我想再說。」

兒子、媳婦、女兒、女婿都來會議究竟開刀不開刀。我說：「在外科醫生方面，開刀是他的生意，這種大手術，開刀一次，要收入一千多元，自然主張開刀。不過在兩個內科方面，他們雖有些收入，沒有這麼多；為什麼他們也主張割呢？克拉克說：『這毛病隨時隨地可發生，無論你如何留心！』闕醫生說：『開車則車禍發生，如何是好？』我倒有些害怕了，以前真是無知。至於有無危險？我也衡量過：如果開刀順利，我可以多過幾年沒有胃潰瘍的平安日子；如果開刀不成功，竟至送命；我已經過到七十八歲，一切應做的事都做到了；你們的生活都比我當年過得好，一代勝過一代，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有什麼可怕的呢！所以我倒想嘗試一下！你們以為何如？」他們都贊成我的主張，早點辦的好。於是就將此意告訴陳醫生，陳醫生轉告專科以及外科。陳醫生面告此時主要工作在培養我的體力使能抵抗開刀時的消耗。於是每天吃好的。注意休息、運動、睡眠、大小便、體重等等。一切够標準後外科

醫生決定四月廿二日星期四下午開刀。

四月廿一日，星期三。明午開刀，今日有許多事要做。護士來報告血液成份一三·五，紅血球百分之三九點五好極。陳醫生來說今晚要刮胸毛，要上迷藥。晚間藥師中國人廖大同先生來談，男護士來剃胸毛。西海岸小兒子夫婦打電話來，交大同學劉昌夏及江昭等都有電話來。

一次手術延廿五年

四月廿二日，星期四。下午四時半推入開刀間，闕醫同我開玩笑問，我已昏昏睡去。等我醒來時，腹痛如絞，大聲喊叫，無人理會。睡夢中覺得拼命掙扎叫喊，後來就不省人事。那時已在特別護士間。由護士看守；家人一個不許進來。

四月廿三日，星期五。醒來就疼，疼就由護士打一針。護士稱每四小時可打一針止痛，不到鐘點，不能打。特別間規矩，家人每日上午八時，中午十二時，下午四時八時，可進來探望十分鐘。孩子們分工來探。女婿在上工前，八時來探。三女在左近普林斯頓圖書館做事，每午吃飯時來探。下午四時二女來探；晚大兒晚飯後八時來探。下午疼得很，叫護士打針，不可，疼得要命。睡在床上等死。鼻孔裏有條管子通進胃底，用抽水機吸取胃水，水經過鼻邊看見有些絳黃色。此吸水機使胃裏不存點水，令所割傷口乾燥易於結疤。自然不能飲食，用葡萄糖打入靜脈管內以便生存。無大便；小便用管子自己流出。所以，我雖睡著不動，飲食排泄均尚如常進行。

四月廿四日，星期六。開刀醫生來，說：「手

術一切經過良好，壞胃割去一半，並且順手將你的膽石除去，免貽後患！我叫你在此多住二兩天，等穩定後再出去！」我謝謝他並請他隨時注意小心。陳醫生來大為高興，說：「照規矩每動一次大手術，成功後可延壽廿五年！」姑妄聽之。

連日精神萎靡，整天睡覺，偶然坐起，兩眼昏光。有時看見窗簾布的花自己離開帘子，走空中踏步向我這邊走來，我用手抓他，抓不到；他漸漸又回去。有時面前有麵包牛油，我用刀在麵包上搯好牛油，手拿着向嘴裏送，送到嘴邊又沒有麵包。種種幻象，倒沒有見到鬼。

四月廿五日，星期日。陳醫、關醫都來，都說明，後日可移入普通病房去。

四月廿六日，星期一。今日開刀醫生叫護士實行一種測驗。晨八時起每小時飲水五〇〇〇至下午二時止，然後由胃內將水抽出。護士將進出量報告醫生，據說胃中存水過多，暫時不能搬出。此時心內着慌，不知幾時方能放行。

四月廿七日，星期二。八時起又來一次喝水試驗，下午報告上去。不到一小時命令來到叫先將鼻中胃中水管拆除，又來命令叫將葡萄糖輸入管拆除，又來命令叫將小便管拆除。末了一個命令叫飲牛奶吃冰淇淋。吃前，護士警告，要慢慢吃，防腹內生氣脹人。我就慢慢吃了。誰知五、六天未吃煙火食，一旦吃下，胃有些排外，不久即覺生氣，氣越過越大，越大越疼，叫護士設法。護士說祇有起來走路。多日未下地走，由兩個護士扶持，慢慢移步，非常吃力，好容易走了一個來回，約三、四十步，吃不消，坐軟椅子上，軟

椅使腰彎，疼，又換硬椅。

四月廿八日，星期三。昨夜搬入單人房，在A一座，二二六號。每日租金二〇〇元，比雙人房貴二十元。下午說有雙人房空了，隨即搬入，是爲了一座一七九號，好極了，迎面大窗，看見廣場中汽車出入。過去五天悶在特別室，簡直如死在地獄，地方幽暗，即白日亦借助燈光，而來去病人皆係毫無知覺者。幸特別護士皆以此爲光榮職業，據稱所得薪金與普通病房一樣，而她們的地位皆高出齊輩，她們皆富有同情心，專心致意地服侍病人，病人痛苦皆像她們自己受痛苦一樣，這些人真可佩服，真可謂無名英雄。

同房病人爲一郵差，亦係胃病割胃者，關醫稱此人祇六十餘歲割胃無問題云。又對我說以後飲食不必忌口，什麼都可吃。我說酸也可吃？「可吃！」

何故如此不能解釋

到普通病房後，鮮花卡片又源源而來。探視者除親屬外，朋友亦多。今日下午有幾個朋友如林太太及田玲親自送兩大盆花來。

四月廿九日，星期四。晨六時正，洗面刮鬚，洗身（在床上自洗），下地坐大椅上吃早飯；一個水泡蛋，一杯橘子水，半杯牛奶，一塊烤麵包（第一次吃硬食品）。吃後肚子不疼亦不漲。坐少許後，自己單身在外邊走一圈，護士在旁監護。回來躺床上休息。大便初爲黃綠色，如嬰孩所排泄者然，繼有硬功，亦黃色，護士來看後報告醫生。十時許關師來將腹部保護傷口之大塊紗

布取去，我第一次看見所縫傷口有十吋長，在胸口腹部中間，到肚臍爲止。他說，一、二日內來拆線。午飯爲：烤番薯、番茄、生菜、咖啡，甚好。飯後小睡，瀉後小睡。生菜似乎吃了不適。下午郵差去開刀，換了一位心臟病者來，據說此人肺中有水，須將肺水抽去云。一會此人送去抽水，又送了一位黑人，喉頭不能說話，經開刀後屢來院求醫，住院。

四月三十日，星期五。晨護士來叫黑人，那知道他已死去，隨即移出。早飯後大便拉稀。陳醫來謂一切良好就須準備出院。我於開刀後身體軟弱，事事需人，而內人又係病人要人招呼；回去如何處理。彼謂將派護士一人每週二次來量血壓打針，又派管家一人每週五日每日四小時做家務清潔工作，洗澡及做飯。午飯吃蚶子湯、火腿三明治、生菜沙拉、布丁、咖啡，吃得高興。誰知吃後肚脹腹痛，用種種方法如小便、走路、躺下等都無用，受罪三小時方漸舒適。五時肚更鬆動，五時半大便又拉稀。六時又來飯、豆子湯、牛肉餅、咕咕、點心及牛奶。不敢多吃。

晚關醫來看，我說拉肚不適。他說：「割胃後一般現象要拉肚，但此爲常態，不必制止。有人拉五、六次者，那就必須吃藥了。你以後注意，就是完全好了，每隔多少天就會拉稀；何故如此，我不能解釋。」連日來探病者甚多：同學中有趙真覺學長及其夫人秦昭華自紐約來，又有劉軒吾夫婦、沈兆龍、錢益等，又有遠道而來之劉昌夏夫婦，普林斯頓大學中國教授陳大端夫婦、林壽海夫人等，大學內基斯特中文圖書館館長童

世網夫婦等，高情厚誼永誌不忘。

五月一日，星期六。開刀醫生來將傷口線完全拆去，傷口完好，但甚癢，有時小痛。問：「幾時可以盆浴？」「你幾時有力氣就幾時洗，沒有問題。」開刀以來迄未下水洗澡。每日由護士乾洗，在特別間時，下身亦由護士洗，她們蠻不在乎；到普通病房時，護士代洗全部但留下身自己洗。今日大便黃硬，醫生護士均滿意，我自己亦滿意。

連日無聊時即將家中送來之線裝西遊記閱讀，此書繡像繪圖，印刷紙張都好，宜於躺在床上看，比西裝書籍好得多。

五月二日，星期日。陳醫來，我問出院後宜如何當心；他說：「沒有什麼！少吃多餐！勿吃刺激物。」開刀醫生來，又問出院後如何當心。他說：「(一)你這個胃潰瘍平時不痛而出血，名叫『無警告之出血症 Silent Bleeder』，非常危險；今已完全割去，以後不會再出血。(二)你現在軟弱，大概六個禮拜或三個月後當較強壯。(三)每天飲食要分六頓吃；可以隨便吃什麼，無妨礙。(四)大便拉稀如果嫌累，將來給你藥吃，現在出院無須吃藥。」

下午電話救護車接洽回家行程，他們說：「幾時出院，幾時打電話來，我們隨時隨到。」

五月三日，星期一，擬明後日回家，今日上午洗盆浴，由護士代洗代擦，並不覺累，甚舒適。洗澡回房，陳醫來稱有病人候床位，要請今日回家，遂電話救護車準備八時回家。

回家後細想在院共住十六天，醫院費每日八

十元共二千零八十元，開刀費一千二百五十元，其餘醫生藥物在外皆由保險出。侍候過我的護士共有十二個之多。都是年輕愛做，其中有兩個黑人亦甚勤慎。第一訓練好，第二薪水高。走時將剩餘鮮花送給她們，又買些水果送她們，她們非常謙恭，可愛之至。

是否值得自己知道

到家之次日，即有兩個護士來，此係護士服務公司派來，與醫院無關。她們先問病情然後量血壓溫度脈搏等。最後兩人代我洗盆浴，看傷口，並代擦皮膚油。彼此並沒有男女性之分別。其工價為每次十五元，由老人保險支付。

又次日管家公司派來女管家一名，黑人；稱每日上午來此四小時，每星期做五日，週末不來；工價為每小時四元，每日十六元，亦由老人保險支付。住院為每日八十元，醫生在外。故老人保險組織甚願病人回家，由他們供應護士與管家之費用。當日兩個護士又來，據說管家工作須由她們照管。她們看她盥床、換被單、吸塵、抹灰、洗衣等後就叫她替我盆浴，她們二位看住她代洗，並關照以後每星期二星期五盆浴，關照後，她們先走。浴後女管家上街買菜做飯，等我們夫婦吃完她就走。她做了兩個星期，第三個星期換了一個年輕的黑人，我的精神較好，除每日在家走路外，我想種花，就叫她幫着拿花盆拿泥拿工具，叫她看着我種花。我又向她學做外國菜，如烤牛肉、烤猪肉及做雞蛋糕等。第四個星期，我開始坐她的車子去菜市，我不出車。第二天我開車

，她去菜市，我坐車中。第三天，我開車，她陪我進菜市，以後她陪我，我開車我進大菜市買菜。如是者四個星期，她的工作完成以後不來了，我自己獨立買菜做菜。太太兩腿不行，雖能走路，但不能立久做菜，所以都由我來。

護士每星期來兩次，來了六個星期，她們的工作也完成，以後每星期祇來一次替我打B—十二及試血壓等事，至今未停。

開刀醫生開始叫兩個星期去看他一次，我五月十七日去看他時，我兩腿無力，走路走不動；我告大便秘稀，拉後渾身無力，他給藥吃。藥是鴉片煙精 Codeine Tmg 份量甚輕，叫每隔四小時吃一粒，拉得厲害時吃兩粒。叫三個星期後再看他一次，我六月七日去看他，已能自己開車；吃藥，每天祇吃一粒。看他時我說一切均好，就是開刀後所失體重十磅未能增回，出院時為一三三磅現仍為一三三磅，他說，不會增加云。叫再隔四星期看他一次，我七月七日去看他時精神甚好，體重未增，每日仍吃一粒藥。此次叫隔三個月去看他一次。我十月廿二日距開刀整六個月去看他，他說一切都好，以後無庸去看他了。

現在回想未開刀前，每日要吃三頓 Maalox 每頓十CC，每三個月至六個月要到醫院照X光看胃瘡還存在否。每天吃飯要注意不能吃發的食物，大便時要注意有無黑色的東西，怪事就是每次發大病總在春天四月！開刀後至今一切不管，什麼都吃，體重雖未增加並未減少。在醫院特別室之五天，回家六個月之軟弱，為以上諸便利之代價，是否值得，只有自己知道。